

我的開羅時間 陸小鹿



這些年，每次旅行，我都喜歡在出發前看一些與目的地相關的電影。感覺電影就是最忠實的旅行指南，既能帶給我美的視角，亦能激發出我的旅遊激情。跟着電影去旅行，這也算是一種旅行方式吧。

去埃及前，我一連看了好幾部電影：《埃及艷后》、《英國病人》、《尼羅河上的慘案》……感覺創作手法比較新穎的是伍迪·艾倫的《開羅的玫瑰》，這部影片奉獻了一個腦洞大開的藝術手法，和一則多年來令人着迷的古老傳說：「法老把一朵塗了紫色的玫瑰花送給王后，據說她安眠的地方現在開滿了紫色的玫瑰」。紫色的玫瑰，聽起來又浪漫又神秘。於是，我懷揣着去開羅尋找紫玫瑰的美好願望，登上了飛往盧索的班機。雖然，最終，我在開羅沒有找到紫玫瑰，但是尋找的過程豐盈了我整程的旅行心情。

關於開羅，實際上我更喜歡的是另外一部片子——《Cairo Time》（開羅時間），記得影片裏有個鏡頭是男主角站在一座橋上，此時背景音樂響起，充滿異域風情的阿拉伯歌曲聽得耳朵都要發酥了，情緒就被帶動了起來。那首歌叫做《Ahwak》，我把這首歌下載到手機裏帶去了埃及，在埃及睡不着的晚上就單曲循環它，雖然一句也聽不懂，可是耳朵裏灌滿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音符，讓我誤覺自己好像不是一個異國人。

《開羅時間》裏還有一個鏡頭我也記憶深刻——開羅街市的一家餐館，燈光昏暗，煙霧繚繞，男人們聚在一起，聊天、讀報、下棋、吸水煙……女主角朱麗葉貿然走進去，吸引

了所有男人的目光。「為什麼大家都盯着我看？」她疑惑地問。「因為這家餐館只有男人才能進來。」男主角塔列克答道。

來到開羅的次日清晨，我在酒店附近的街道散步，看到一家咖啡館已經開門，於是便走了進去。那是清晨八點多鐘，咖啡館裏已經坐了幾個客人，清一色都是男人，有人在聊天，有人在讀報，有人在下棋……當我從他們身邊經過，他們齊刷刷抬起頭盯着我看。這一幕似曾相識？我立刻想起了《開羅時間》裏的鏡頭，難道這個咖啡館也只是男人才能進來嗎？難道我和朱麗葉遭遇到了同樣的景況？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我表面故作鎮定地在咖啡館裏走了一圈，發現咖啡館裏只有一間男用洗手間，毫無疑問這就是個只有男人才能進來的地方。

因為去的那幾天，開羅的治安狀況不太好，我沒敢在咖啡館裏逗留太久，偷拍了一張照片後就逃了出來。雖然我不是朱麗葉，那裏也沒有塔列克，可是這意外撞見的如同電影中的場景令我興奮極了，這是我的開羅時間，刺激快樂的開羅時間。

電影《開羅時間》裏還有一組逆光鏡頭非常唯美。朱麗葉穿着曳地長裙，塔列克穿着西服，兩個人面向金字塔的方向走去。他們越走越遠，遠方是巍峨的金字塔，背影、夕陽、金字塔，這組鏡頭看醉了我。為此，我特地為埃及之行準備了曳地長裙。當我來到埃及，站在心心念念的金字塔之前，我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和金字塔、夕陽合照一張背影。雖然，我的男主角沒有一道來埃及，但是這張有着夕陽金字塔和長裙長髮背影的照片已足以令我心花怒放，這是我的開羅時間，浪漫唯美的開羅時間。個中的喜悅，唯自己才有深刻的體會。旅行，說到底，就是為了愉悅自己啊。

黃大仙祠入國家級文化遺產名錄 呂大明



本港著名黃大仙祠，已由國務院批准，成功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突顯它在歷史文化的地位。凡是獲批准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本身須涵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界定條件，即具有突出歷史文化價值，並在社區及相關範疇中具有相當代表性。黃大仙祠完全具備這些條件，一直以來，香火鼎盛，最值得書一事，每年農曆新年初一日，本港市民爭先到黃大仙祠「上頭炷香」，保佑闔家平安、財源廣進；大批善信每年的大年三十早已擠滿祠內外，水泄不通，等候新年時刻到來，是社區以至全港每年一度的民間盛事，具有影響力。

自由行開放後，不少內地來港遊客打探問路，抽時間前往一遊或上香參拜，在內地具有知名度。其中的因緣關係由於黃大仙祠由廣東遷來香港。追溯於一九一五年，南海縣西樵山普慶壇的道侶梁仁菴道長及梁鈞轉道長，把黃大仙師畫像帶來香港，先後在中環干諾街及荷里活道大笪地開壇闡教，後來再於灣仔大道東設壇安奉黃大仙師，並開設藥店，惠及坊眾，不幸兩年後被火燒毀，再把壇遷移至灣仔海傍東。

時至一九二一年，黃大仙師降乩啓示，授命當時的道侶梁仁菴道長在九龍城一帶覓地建祠，道侶往九龍城一帶相地，行至竹園



▲黃大仙祠

資料圖片

村附近一山，見靈秀獨鍾，便扶乩請示仙師，乩示曰：「此乃鳳翼吉地」，是開壇闡教好地方，道侶道遂在此處建祠，同年七月落成啓用，即現時黃大仙祠原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齋色園正式成立，負責管理祠務。黃大仙祠建成初期，原有私人道場，只供道侶及家屬入內參拜，往後外來參拜善信漸多，出現一些波折，一九四三年受當時廟宇條例及租地批約所限，不能再讓民衆入內參拜，後由當時的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周俊年向華民政務請准，特許於每年正月初一農曆新年開放給善信入內參拜。至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黃大仙祠正式獲政府批准全面向外開放，此後香火鼎盛。

目前的黃大仙祠是擴建的新祠，擴建工程由二〇〇八年四月開始籌劃，園方斥資一

億四千萬元，進行最大規模擴建工程，包括翻新供奉黃大仙師大殿，重整大殿前的參神平台，又在大殿底部興建一座供奉太歲的地下宮殿「元辰殿」。工程歷時近三年，於二〇一一年完成，新祠重開，香火更盛。

黃大仙祠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後，成為著名旅遊景點，外國遊客慕名而至，祠外附近的解籤檔原來以本地或廣東人為主，解籤用廣東話，要應付內地省份遊客，便要懂普通話，還有外國遊客，須用英語交談。這些籤檔，皆依賴黃大仙祠生存，為順應潮流，現在你可發現部分籤檔以普通話及英語解籤，這都是解籤人適應新環境，苦學兩種語言得來，一些年長解籤人跟不上，或放棄學習普通話和英語，便會流失一部分特意來求籤的外來遊客生意，收入較其他同行低。

洋鄰居迷上中國餐

學 勇



昨天是美國的感恩節，每逢過節那天當晚，美國老百姓將闔家團聚，圍坐在一起吃火雞。上周末傑伊從美國發來郵件，說他已經準備停當，只等過節待客了。今年的家宴上，除了必不可少的火雞，他打算以中式炒麵饗客，還照我炒麵時的樣子演練了一回。不會切肉絲，他就將美式香腸切段，代替肉絲；調味品中少了葱、薑、蒜和芫荽，他就在炒麵時多放了些麻油。我問他味道如何，他說雖不及我炒的麵過口，可慰情聊勝於無。

我和傑伊夫婦在美國做過多年鄰居，那是在芝加哥西南方的瑞柏城，我們住在同一社區，兩家相距不過五、六十米。因為都在芝加哥鬧市區上班，我和傑伊經常在進城或回家的火車上相遇。最初見面也不過是互相打個招呼，慢慢就熟悉起來了。可能我們都感覺對方不錯吧，下了火車便開始一起拼車回家，後來又開始互訪。第一回是去了他家，行前我特意帶上了炒麵的原料，因為早就聽華僑前輩說過：洋人喜愛中式炒麵、炒飯。傑伊正巴不得我來露一手，他和妻子彭妮一邊幫忙洗菜、刷鍋，一邊看我如何下廚。我信心滿滿，傑伊和彭妮嘗過炒麵後讚不絕口。我告訴他們，鍋底那層麵鍋巴並不中看，卻是精華，又香又脆。於是彭妮取來調羹，和傑伊一起刮鍋巴。看他們既興奮又專注那樣兒，活像兩個孩子；刮下來的麵鍋巴被他們用手捧着，吃得精光！

傑伊自此便迷上了中餐，幾乎每月都要邀我聚會，我也樂得將茄汁大蝦、紅燒划水、平日人影、步聲皆是刺激神經……」他決計離婚，寫信給妻兒，正式提出休妻，信中又寫：「十年來，聞步聲，見人影，即成刺激……」，最後達成毛氏離婚不離家的協定，毛留在老家陪母管理家務及產業，蔣介石自是在外任領袖職務。此時，他已有了第



▲一九九五年平安夜在傑伊家的晚宴 作者供圖

◀火雞是西方感恩節裏必不可少的一道佳餚 資料圖片

方人，漢堡包才是美國佬最常吃的主食；傑伊雖愛炒麵，但總不會勝過漢堡包吧？我便逗他說：「炒麵和漢堡包二者當中，如果只可擇其一伴你度過後半生，你會選擇哪一個？」他沉吟了半晌，然後竟十分嚴肅地回答：「選炒麵！」不過，也並非凡炒麵他都喜歡，芝加哥唐人街的炒麵他就嫌太乾、太硬。除炒麵外，也另有其他中國美食令其醉心，卻並不是什麼山珍海味：有一次我做了上海錦江飯店配方的「紅燜牛肉」，他嘗後連聲叫好，稱其為「可與炒麵相媲美的佳餚」。

傑伊來自中西部的堪薩斯州。一九九五年耶誕節，貝蒂和鮑勃——他的母親和繼父——計劃從老家來芝加哥與其團聚；他找我商量，想請我幫忙做幾道中國菜，款待兩位老人。平安夜那天，我中午時分就到了他家，他和彭妮已經按我的要求備齊了食材和調料。照例是由我掌勺，他們倆打雜，所做的菜中有中式「酸辣土豆絲」，中西合璧「焗牛尾」，自然還少不了「紅燜牛肉」和「炒麵」。

下午三點多鐘，貝蒂和鮑勃趕到了，一路駕車跑了八、九百公里。傑伊關切地問候他們是否累了、餓了。鮑勃微笑着回答：「別擔心，我們剛剛在高速路邊的『漢堡王』用過午餐，還打了個盹哩！」濃眉大眼、膀大腰圓的鮑勃，使我想起了馬特·考爾德——西部片《大江東去》中的男一號，只是鮑勃的年紀比馬特要大不少，我猜他大概有六十

歲了。大家正說着話，傑伊端了紅燜牛肉請二老品嘗。鮑勃嘗過一塊之後便不再言語，悶聲坐在一邊吃肉。待飯菜備齊，再看擺在他面前那盛肉的瓷盆，五磅多牛肉已被他吃去了一小半，我和傑伊只看得目瞪口呆！

晚宴開始，其樂融融。貝蒂喜歡土豆絲那脆爽的口感，我便請她猜一猜食材。美國人的餐桌上總少不了土豆，但不外乎土豆泥、烤土豆、炸土豆片或土豆條那幾樣吃法，對於土豆絲他們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經我一再提示，雖然猜出了正確答案，貝蒂卻將信將疑。糖醋藕片的作法也是他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而那根熬煮牛骨而製成的中式疙瘩湯，更讓他們食指大動。鮑勃一連喝下好幾碗，嘖嘖稱讚道：「味道太好了！」

傑伊和彭妮也給了我一個驚喜：他們端出一道預先準備好的「宮爆蝦球」，蝦肉嫩滑入味，還搭配了又甜又脆的荸薺。通常，「宮爆」類菜式中的辣椒經油炸後，顏色難免發黑，而這道「宮爆蝦球」裏的辣椒卻鮮紅鮮紅，喜洋洋地不摻半點黑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傑伊和彭妮雖然是依菜譜而操作，但倘若不具獨特見解，他們豈能完成這一項光鮮的創新？我心裏不禁暗暗稱奇。

令人略感缺憾的是所餘食物不多。第二天傑夫和約翰——傑伊的兩個叔叔到訪時，深為自己來得太遲而惋惜。「他們把剩下的肉、麵和湯統統吃光，連盤子都舔了。」傑伊一臉無奈地對我說。

於打消了離開老家寧波溪口的念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日軍的六架飛機在溪口上空狂轟濫炸，毛氏本已逃出屋外，突然想起鑰匙未帶，返回家中去取，就在那一刻，三枚炸彈把她扔了下來，毛氏和其他六、七人瞬間倒在血泊中，隨後炸塌的牆壁房屋將他們壓埋了。

五十七歲的毛福梅死於日軍侵略者之手，她從十九歲進蔣門到四十五歲被休，與蔣的夫妻名分維持了二十六年，身心遭受嚴重摧殘。綜觀其一生，非「紅顏」卻「薄命」，有「福態」無「福命」，她對蔣一片赤誠，從一而終。鑒此，蔣介石偶爾也會閃過一絲內疚，毛氏去世後，蔣也曾親往墓前悼念。毛福梅是舊式婚姻的犧牲品，唯一安慰的是她生了一個孝順且民衆呼聲不錯日後終成大氣並成功接班的兒子蔣經國。毛氏死後，蔣經國著文紀念：「先母罹難，此余一生最痛心之事……深夜自省，飲淚自痛。」

蔣介石元配毛福梅之死——讀齊鵬飛《蔣介石家世》

劉淑萍



近讀齊鵬飛先生所著《蔣介石家世》，了解了中國國民黨一部「蔣家王朝」史。這是民國第一家蔣介石家庭的全記錄，讀之可從中透視蔣氏家族的興衰和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滄桑。

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因誕生了蔣家兩代入主而名揚海內外。本文所說的，是蔣介石的元配夫人毛福梅。

蔣介石一生先後與四位女人生活過，他的結髮妻子是毛福梅。毛生於一八八二年，年長蔣介石五歲。她是一位寬眉大耳性情柔順頗有福相的舊式家庭婦女，據說出生時，算命先生說其是一顆「福星」。蔣介石與她結婚，並非二人有感情，而是母命難違。蔣介石看中的本是叔伯姑舅表妹毛阿春，請人提親不成，還被叔姑罵「無賴、不成器」，蔣母一氣之下決心一定要找個毛姓姑娘作兒

媳，請表兄陳春泉幫忙。陳在鄉間頗有聲望，他為她物色了雖外表不及阿春，但寬厚能幹的毛福梅，蔣母王采玉早年喪夫，一個人含辛茹苦養大了幾個孩子，她希望兒子早日娶一個懂事能幹的大媳婦，既可分擔家務，又可幫助自己管束頑劣的蔣介石，還可以早抱孫子，一舉三得。這樣，十九歲的毛福梅便嫁給了時年十四歲的蔣介石。

婚禮很熱鬧，賓客盈門，爆竹不斷，新人蔣介石志乎所以，也與其他頑童一起爭搶爆竹帶頭，當地有俗語「新郎搶帶頭，夫妻難到頭」，後來他們離異，人們都說早有預兆。

婚後二人多年未育，原因不是別的，是

蔣介石不着家。以後他又出洋留學，回鄉相聚的時日就更少，蔣母着急，常對兒子曉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訓誡。一九〇九年，在他出洋返回滯留上海時，蔣母親送媳婦前往，這樣才有了蔣家唯一的兒子蔣經國。

隨着蔣介石地位的不斷提升，他對妻子的嫌棄一日甚於一日，有日記曰「余於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是刺激神經……」他決計離婚，寫信給妻兒，正式提出休妻，信中又寫：「十年來，聞步聲，見人影，即成刺激……」，最後達成毛氏離婚不離家的協定，毛留在老家陪母管理家務及產業，蔣介石自是在外任領袖職務。此時，他已有了第